

第一收获

束 爲 著



版出社版出綏晉

目 錄

第一次收穫.....	(一)
賣鷄.....	(一〇)
十年前後.....	(一九)
老婆嘴退租.....	(二八)

第一次收穫

大約有三幾個月我不到家莊來了。我曾在何家莊工作過一個時期，有些熟識的人，一直沒時間來看望他們。這次路過這村，正是夏收時節，一來天氣太熱晌午不好走路，二來想看看望幾位土地改革中翻身的朋友，因此，我在區政府起身的時候，就打算到家莊休息一會，等太陽偏西再好趕路。

我快走到何家莊的時候，正碰上何來生老漢，他揩了一大捆麥子。他熱情地招呼我：

「老東，那撻來？去那撻？」我告他說我從區上來，到縣上去。他高興極了，他說：「幾個月不見了，思量你哩！回家歇一陣，後晌再走吧！」

我們相隨到了村裏，走進他家。來生老漢家婆姨，一個四十來歲的小腳女人，看見我們走來，忙的就搬凳子，就盛米湯，就說話：

「我們還以為把我們忘了，你走了幾個月也不來看我們。老漢說老東工作忙，沒空來，我說，專來看咱們沒空，路上路下的也不來一趟，想是把咱們忘了。」

我們都哈哈大笑。來生老漢的家裏馬上快樂起來。

我問來生老漢今年夏收怎樣，他老倆口一起說起來。婆姨說：

「托毛主席的洪福！有了地就活出來了。」

老漢說：「滿壺子燒酒氣了，一步登天了。分了土地，不給地主交租子，就把病去了。土地成了自己的，身上輕的多了，動彈起來，心勁格外大。從前不管收多收少，總不夠人家地主的，如今，收一顆落一顆，收一斗落一斗。好好好，這是毛主席領導的好。」

來生老漢這話是對的。過去，在每年的收穫以前，滿心歡喜，盼望個好收成。村子裏的孩子們也拍着小手唱歌：「老天爺爺下大雨，打下麥子荳豆供養你。」可是越接近收穫一天，收成的希望也就減少一成。到挽麥子的時候，就灰心喪氣了。麥子長的再好，也不願往倒挽，麻麻糊糊挽倒了，也無心往打麥子場上攢，大家都曉得：地主早就張開口袋等着收租子了。剩下一升半鉢子的糧食，只好一顆顆價數着吃。因為沒有土地，來生家哭了的比尿了的還多。來生家老子臨死的時候，還是念念不忘刨開幾畝土地，他把來生叫到炕前說：

「來生子，你老子沒本事，沒給你刨挖下幾畝地，我死了還不曉得埋在甚麼地界。你日後要活成個人家，沒有幾畝地可弄不成。」

其實，來生老漢的本事也不比他老子強，一直活到四十多歲，直到去年土地改革的時候，才分到了土地。老漢自然特別高興，勞動也特別起勁。

說起勞動，來生婆姨又開腔了：

「我們這裏人常說，人一輩子有三勤，娶過婆姨一勤，養下孩子一勤，分家又一勤。以我說，分下土地最勤。老漢引我時，炕上連圪墜席子也沒有，養下孩子時米湯也喝不開，和老二分家，我們分了石四欠租，愁就把人愁死了，那還有心動動彈。我們老漢從沒像今年動彈的這麼歡哩！」

他們讓我吃飯，我只覺得渴，並不覺餓，不吃，來生家婆姨不答應：

「吃我們一頓吧！好客還難得一席哩！」

老漢居然說：「嫌飯不好咱重作。」

我只好吃。吃的是白麵饅頭、西葫蘆燴豆角。今年第一次吃新麥子麵。這樣好的飯，大概是專爲我作的，我說來生老漢思想還不大對頭，把自己人當客人。來生婆姨說：「我們夜裏就準備下吃饅頭的，這幾天正忙，五黃六月天，吃不下也受不行。現時正收麥，吃上一半頓白麵，叫老漢漢高興着。你來的正巧，趕上了。」

我們正吃時，有一個扎雙辮的小女子，高興地跑進窰來。她看見我，我怔住了。這小女子有七八歲，穿的白小布衫，灰藍褲，大眼睛，紅臉蛋。猛然間想不起這是誰家的小女子。我問老漢，這是誰家的小女子，打扮的這麼好，生的這麼俊。老漢漢大笑起來，臉上表現了一種非常快樂的神情。他把那小女子拉在懷裏對她說道：

「叫他猜，看這個俊女子是誰家的！」

來生家婆姨也笑的合不住嘴。

從他們的快樂中，我想起了，這就是來生老漢的小女子，名叫小娥的，和我在時，大不一樣了。我心裏想，小娥活出來了。我拿起一個饅頭給她吃。她那一對聰明的大眼睛滴溜溜轉，看看老漢，不敢接過去。這顯然是因為老漢坐在這裏，不叫她吃，他大概是常打她。我直接了當地說：

「打孩子是不好的。」我把饅頭給小娥，並且說：「再不許他打你。」小娥只用眼睛說話，却不伸手。我對老漢漢真有些不滿意，我說：

「老漢漢，你這規矩不好。」

老漢說：「乖女子，拿去吃吧！你不認識老東啦！」

小娥接過饅頭說：「怎不認得，他常來咱家，年時多還在咱家吃過飯。」

我問老漢漢是不是常打小娥。老漢不說話。

來生家婆姨接過去說：「我捨不得打她，一個女子家也應該有個來派，作錯事，說她幾句罷了。老漢不行，火氣大，動不動就打，一個吃屎娃娃，那能當大人看待。」老漢漢低頭不語，眼淚花花，好半天才說道：

「誰也曉得愛兒女，那一回……老東……實在沒法……」

我馬上想起去年冬天才來這村，到他家吃飯時的情形，和現在的情形聯系起來，不禁起了一種悲喜交集之感。

去冬我們才來這村的時候，因為更容易了解情況，便決定輪流到各家吃飯。一面認

識些人，一面也就了解了工作情況。了解情況對於我們做土地改革的人是很重要的。有一天，正是小雪天氣，大概是快過年的時候，已經過了臘月二十三了，再過一兩天，我們也要回縣上過年去。那一天，因為夜間開會我起的很遲。我正穿衣服的時候，有一個像討吃模樣的人走進來。他的衣服遮前顧不了後，不要說避寒冷，簡直遮不住羞恥。滿面烏黑，大概有一冬不曾洗臉，鞋是雜配子，他站在窯洞門口，凍的他渾身發抖。他輕聲問道：

「那位先生……去我家吃飯？」

「咱們叫同志！不叫先生！」我一面說着跳下炕來。我給他一個毯子他不敢要，解釋了一陣，他才敢披在身上。我們相隨走到一間土窯裏。他一路只說我們是好人，說了不知多少感激的話，這是我第一次和何來生老漢見面。

此地風俗：「過了臘月二十三，家家戶戶胡拾翻」。有錢人家，打掃窯洞，置辦年貨，上碾磑、蒸饅頭、糊燈籠，熱熱鬧鬧，快快樂樂，像個過年的來勢；可是來生家就像河裏的凍凌，穩風不動，並無準備過年的氣象。窯洞裏倒是乾乾淨淨，却也是空空洞洞。炕上沒毡沒被，只有兩三個很薄的枕頭。那時候，小蛾偎在媽媽懷裏，只有一件又白又不黑的小布衫，雖然已經是個七歲的女子，却没有褲穿。窯洞還暖和，小蛾一冬不出窯洞。

我問了來生老漢的家庭情形，這是一家貧農，兩輩子的佃戶。

我坐在炕棚上。來生老漢端過稀飯，另外還有一坨燂烤熱的米饅頭。他家窮的沒酸菜也沒鹽，來生老漢心裏很覺過不去。

「先生，吃米饅頭吧！才烤熱的，冷了不好吃了。窮的連鹽也買不起。」他繼續說：「昨天，我給人家担了一天水，掙下一籠頭白蘿貝、一升麩子，過年好吃。走時，人家還給了兩坨燂米饅頭，捨不得吃，帶回來，給小女子吃了一個，剩下一個……今早起主任派飯來，就把這留給先生，咳咳……實在不好看。」

婆姨在炕上說：「兩個都放起，留到今早起就好了。盡是你多事，女子睡下了，你還非叫她吃不行。」

他們的心情惶惶不安，覺得這頓飯很對不起我，並且怕我因飯不好而生出事來，顧慮重重，立坐不安。我給他解釋，飯好飯賴沒關係，我們來並不專為吃好飯。他還是不放心。他說像他一樣窮苦的人家村裏還不少。他老是讓我吃那個饅頭。我把那個饅頭遞給了那個面黃肌瘦的小蛾。想是小蛾餓的很厲害，接過去就吃。老漢看見了，馬上把我才盛起的一盤滾熱的稀飯弄撒了，正撒在小蛾的腳上。小蛾想哭又不敢哭，只爬在媽懷裏抽噎了幾聲。老漢說他們不懂規矩，叫我莫見怪。老婆說不叫小蛾吃，也就罷了，不該打孩子，更不該把稀飯倒在孩子腳上。我一面勸說，一面去看小蛾的腳，哎呀！腳上燒起了一個大燎泡。

貧農窟裏充滿了憂愁！

那時，使我難爲極了，一切解釋都好像沒力量，無用處。

現在來生老漢分到了土地，和其他生產底塾。並且搬進了地主住過的油筆彩畫的窟洞裏。心情也不一樣了，小蛾拿了個饅頭，也不打她，懂得疼愛兒女了。

我把小蛾叫在跟前，和我們在一个炕桌上吃飯，老漢也不說甚，好像還很同意。小蛾愛吃豆角，老漢漢就把自己碗裏的豆角都夾給小蛾吃。吃完飯以後，小蛾把腳伸給我，叫我看她腳上的疤，她說：

「老東同志！才燒時，疼的實在支不住，如今怎也不疼了。」

那婆姨也說：「燒的是你，他又不得疼！」

老漢大概不願提起這些事情，所以不耐煩地說道：

「偏你曉的疼兒女，我是個傻子！甚也曉不得。那是窮急的上了火，失手做成那樣子了。還說那話有甚用處！」

我用別的話岔開了話題。老漢告訴我這村的一些別的事情：新修起四座吊桿碼頭，增加十來畝水地，壘起一個水壩，麥子種的特別多。爲了開古墳，張三兄弟二人打了架，有幾個民兵參戰去了，銀娃自動參軍了。二流子小毛偷了老婆的綫子，戴上紙帽帽遊了街。一切想起來的事情都說了。小蛾聽了一陣還補充說：

「還娶了三個新媳婦，嫁了兩個女子」。

小蛾和我到村裏串了一會，在每個家裏，我受到了熱情的招待，參加了快樂的談笑。貧窮苦困的印象，一掃而光。

太陽偏西了，我準備起身，老漢不叫我走。我說縣上有重要事情，無論如何今天要走，他無可奈何地說：

「下次一定來，我們翻了身，還沒叫你好好吃一頓，話也沒說完。」

他又說村裏許多人家都買了毛主席像掛在牆上，問我能不能給他拍一張來，我答應了。

小蛾老是看我胸脯上戴的毛主席牌，我取下來，戴在他的胸前，她把我的綉包也撿起，她高興極了。她問我們好不好看？老漢說：

「好！好！像個女同志！」

媽媽也說：「今天送你去唸字，長大了好工作。」

「我還留個毛蓋子剪髮頭哩！」

媽媽笑道：「那才好哩！」咱幾輩子搗土挖塹的莊戶人家，將來還要出女工作員哩！」

我們都笑起來。

隨着第一次的收穫，人世間的快樂開始走進貧農的窯洞裏。

老漢送我到村口，小蛾揹着我的綉包，一直送到大路上。在路上我問她：

「你爹又打過你嗎？」

「沒有，自你那次吃飯時他打了我，再沒打過我，如今可親我哩！」

到了大路口，小蛾把挎包遞給我。

「老東同志！」小蛾擺擺小手說道：「過路再到我們家，我們包餃子等。」

小辮子一甩，好像貨郎鼓似的，跑回家去了。

賣雞

在往紅武鎮趕集去的大路上，走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。看去有十七八歲的光景，抱一隻白母雞。和她相隨的，還有個七八歲的小女孩，是來買餅子看熱鬧的，她們是姊妹，大的叫改改，小的叫娥娥。姊妹倆一面走路一面說話。

妹妹問：「咱這白母雞要賣多少錢哩？」

姐姐說：「媽媽叫咱們到集上問個行情。」

妹妹又說：「賣了雞要給我買餅子哩！」

姐姐說：「媽媽不是給了你錢嗎？這母雞說不定賣不了哩！」

姊妹倆說說道道，不覺一陣來到紅武鎮的村口。趕集的人已經多來了。她們正要坐下休息，一陣鑼鼓和鎖哨的聲音，猛然間響起來。妹妹急忙去看。不多不會，一頂四人抬的花花轎子抬出村來，從改改的面前抬過去了。隨後，娥娥跑到姐姐面前，比手劃脚地說：

「好怕人呀！一個身子不大的女子就出嫁了。」說時，兩眼瞪的圓圓的，臉上表

現出一種叫人可怕的神情。她急口地說下去：「那女子不上轎，一個老漢把她抱出來，填到轎裏了。我這聽見那女子哭哩！」

改改心裏一驚，也就安靜下來。她想，如果不和媽吵那一架，辭退了那檔親事，恐怕也會像剛才出嫁的那個女子似的，叫人家強迫填到花轎裏，一輩子哭鼻子流眼淚。

她家姓白，是在這次土地改革翻了身的。家裏原也貧寒，全憑租田借地熬日月，一家人終年勞動，常是少吃沒穿。所以改改十歲上，娘老子使換了人家五十元彩禮，賣了一個比改改大二十歲的一個買賣人。主家催了幾次要娶，只因改改不願意，尋死上吊，也沒娶成，直到最近，改改才提出解除婚約。爲了這事，改改講了許多道理，要死要活，使得媽媽生氣，媽媽總是疼女兒，所以也就同意了改改的主張，把五十元的彩禮退給了那家。不過，在先媽媽不答應。那時改改也起了火。說：

「成天還說親女子，如今把我往崖底推哩！我又不是個毛驢，爲甚要賣我哩！說好說歹我不去。誰拿了人家的錢誰去跟人家過日子。你們還迫我，咱就去代表會講理。要不，我就死給你們看。」

改改是個有志氣的女子，逼的媽媽不得已的說：

「願找個瞎子，找個雙子，一概由你，如今世事也變了，娘老子管不下兒女了。連那個小的，長大了也由她去，我們操心操够了。」

改改跳出了苦海，再看看剛才哭着上轎的女子，由不得心裏一笑。

那個人都有一點子祕密。改改也是有個祕密的。那就是她早就看上了對象。那後生是劉家溝的青年委員，叫個劉再生。家裏原是個貧農。後生倒是挺精幹。只是因家裏苦寒，如今二十三歲了，却從沒人向他提過親事。改改和劉再生認識，是在去冬土地改革的時候，那時劉再生到她村開過幾次會，悄悄地說過兩次話。說了些甚，別人也不大清楚，只是風風雨雨地聽人說，兩人挺對事，改改給那後生還縫了烟荷包。因為改改的那椿倒運親事沒退下，所以鬧的他兩個挺着急。訂婚結婚的事也從沒提起。直到如今，兩人還是「起山的雲彩爬山的霧，他二人閃在爲難處」哩！

最近改改退了親，又聽說有人給劉再生說婆姨，改改心垂上確實着了急。沒見那人的話又不好說出口，所以沒事尋事，就抱了隻雞來趕集。那本意當然不是賣雞，只是樣樣罷了。如果有人問起，就說是賣雞也好遮羞。

姊妹二人坐在村口休息，猛不防、背後有個人問道：

「這兩個女子是那村的？」

姊妹二人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個老婆婆。那老婆婆不等回答，又問：「這母雞可是賣的？」

改改說：「是咧！」

老婆婆伸手過來說：「叫我揣摸一下，看下蛋不？」

娥娥搶過來說：「可肯下蛋哩！一天一個，勤謹的多哩！」

老婆擋了一頓，白母雞「咕咕」地叫了幾聲，看樣子，老婆婆好像很滿意。就問多少錢。改改心裏吃證了一下。出口就要了八萬。老婆婆一聽要八萬，眉頭一皺，說：「哎呀呀！你到集上來問問，有八萬的雞沒有？你是不多來趕集吧！八萬塊能買個鳳凰了。有三萬也賣的了。」

爭執了一頓，那老婆婆大概很愛上了那大母雞，出到四萬。改改却是咬住八萬，少了不賣。她們又爭了一回，還是鬧不成，姊妹二人抱上雞走了。老婆婆想道：「可是個好雞，就是太貴了。」想罷，也就走開。

姊妹二人來到集上走了一陣。改改只顧四下瞭望，却忘了自己是個賣雞的。所以有個老漢一連問了幾聲，改改都沒聽見，那老漢走到改改跟前大聲問道：

「你這雞怎價賣哩！」

改改轉身過來，那老漢又說：「我那老婆成天鬧的要買一隻母雞，」說着擡近着看雞，就問價錢。改改就要八萬。

老漢瞪起眼說：「怎麼？有八萬的雞嗎！八萬塊可以買隻羊了。」

改改說：「你去買羊吧，這雞少了八萬不賣。」

老漢說：「三萬賣的了。再多了只好把牠抱回去。」說罷，看看改改不想賣，也就作罷。

這正是八月，離「中秋節」只有幾天，離秋收已只半個月了。集上除了瓜果梨桃月

餅之外，收秋的農器傢具的買賣也比往年多。那些賣東西的人，很會揣摸農民的心思；農民翻身以後，農器傢具也比往年多買些。因此，集上的人格外多。改改領着娥娥在集上來回走了兩趟，人是不少，却尋不見劉再生。心裏早有些發急。誰知買雞的就有那麼多！走個三五步就有人問。改改在先一口咬定「八萬」，打發掉了那些買雞的。後來嫌麻煩，人家問時，她却說：

「這雞不是賣的，是買的。」

這街道本來很窄，兩旁又擺了各種各樣的小攤子，街道上總是你碰他，他碰你的。姊妹倆走乏了，想找顆樹下休息一會。忽然一閃，有個年青的後生從改改身旁過去。改改轉身看時，却只是個後背。改改心慌了，意亂了，急忙追上去，看了看，原來認錯了人！只好再走自己的路。

姊妹倆買了些蘋果坐在牆壁下的一塊石頭上休息。一面吃蘋果，一面談話。

娥娥想起剛才姐姐賣雞的事，就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怎不賣哩！」

改改沒防備娥娥問起這話，急的一時說不出來，頭一抬，哎呀！來了！

劉再生急急忙忙走來。快走近時，改改不高不低的咳嗽了一聲。那後生就被那咳嗽吸引過來。改改掏出錢打發娥娥去買餅子。改改的那雙眼睛從來沒有今天這麼有用處。那眼睛好像對劉再生說：「好神神吧！你怎價才來哩！我等你一前晌了。如今才算等着你。」